涇野先生文集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記三

紹文堂記

紹文堂者何無錫俞諫議恭之堂扁也堂何言紹文也紹前人之文以示之后耳始祖貴四早嘗草昧抱經而隱其文樸以靜曾高祖安一心主忠信身行謙退謚入尺籍以德而削其文恭以孚高祖德惠學究經術官舉人才遭世不靖未竟厥志其文默以烈曾祖宗海抱痛讀書未獲永年其文儆以格厥祖友梅

篤于倫已不求人知恭而有禮沉而有容耋耋稱道不改其初俞氏之孝誕弘于茲其文款以確厥考味泉厭飫經史旁疏諸藝凡所諷詠自情而發從遊百數多底於成爰及厥弟亦克有立其文慱以達然則何貴四安一云爾也曰名字也友梅別號也宗海之于恭也味泉亦別號也友梅之子謙也紹文而始于貴四者何俞本汴人宋氏南渡始籍無錫其譜亡矣貴四當元始有考焉爾何以不及支派也諫議實生於味泉自紹文而言貴正宗也然則諫議之紹之者

文必言所以紹則俞氏永永光人矣百

人平頭更進一步先生發人之無已也如此文

佳事佳文

如之何質直而不固斯可以紹朴靜矣登舉甲科拾遺瑣闥積誠而動主言必中會竭力回天周或頗越斯可以紹恭孚矣篤而定斯可以紹默烈矣昂霄凌雲斯可以紹儆恪矣報國如家守學不渝斯可以紹敦確矣糾率寮寀共濟舟楫敷時休德種此四方斯可以紹愽達矣癸酉

仇氏同心堂記

同心堂此上黨仇氏丈夫會滄之堂也仇氏世處潞州南雄山東自其高祖給事君肇開厥家至宿州

第此記未作五世同心不知作此記后視末記時何如故篇諱評傳曰子孫賢旌乃在

吏目楫、潘潘儀賓森、盖五世矣、家衆汔百指未析也

於是考鍾爲食家範、成鍾八聲、內外升有序、堂聽訓

鍾九聲、丈夫聽食於同心堂、一家之人本同氣也、本

同氣則本同心、心氣之主也。故以約氣血綴骨肉、聯

族屬、流恩愛、秀禮讓、纘前休、廸嗣續、咸知于此、如心

同、以居四海九州、可以迯、况于家乎、夫二父異姓也、同

心雖黄金可斷、君臣義合也、同心雖天命可以、况于

父子兄弟乎。夫祠堂尚孝。宗子尚賢、家長尚公、典事

尚能。冠婚喪祭尚敬。男教尚義、女教尚順、家庭尚肅、

族類尚睦田宅尚勤錢穀尚量飲食衣服尚儉賓客尚恭預防尚智此十有六範者非同心惡能有之如心同雖以範四方可也況于家乎昔張氏以忍處九世花樹常氏以會處數世近世鄭氏以義處十餘世矣夫忍必有所不安會必有所不合義必有所不利然猶勉焉十餘世不衰若同心則又焉有不安與合與利哉雖百世可知也於戲仇氏之子其志於仁乎嗣是之來哲其永念厥初苟不紹舊德而興興心雖富如陶朱君子以為守錢虜也於戲仇氏之子孫四

方于爾觀焉予言其事而請記者寺丞李升之堂

全終堂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南山周公公瑞弘治末年養疾山間正德戊寅七十有四考終于家武宗毅皇帝勅禮部致祭壇工部具葬費而江西參議陳君墀奉命寔來庚辰正月七日其子中府經歷讓等安厝於州東大鄉六都逸山後依崇崗兩山夾峙脩江襟帶其前於是遵制爲域周垣一百堵建亭其中祇奉

按公生平俱從荊棘中做來而能為國集事在在成績名位亦竟無恙公其有万全之智者乎序中素其艱難處稟氣淡墨描龍可任功臣也

皇言乃作堂三楹春秋冀祀在亭之南其左則神道碑少傅大學士遂菴楊公所譔者也君子謂公歷官中外清白一致卒沐　殊恩光前蔭後遂名其堂全終而衛經以記來問栴曰嗟乎終之難全也昔曾子啓手足以示全著戰兢也子張呼申祥以告終幸庶幾也然地有仕隱則身有行藏要其爲終皆不可苟也矣公自筮仕以來細者勿論其所遭之事最難終者有六歷官兵部清戎內外得卒八萬皆可斂怨而速禍難終也然不畝茂著而余馬二公相繼稱獎凡

德求

有奏革且與參謀其在浙江杭州之滯獄千人嘉湖之餓殍萬計武康德清安吉之盜賊及郡縣杭嘉湖之圩岸崩塌畎澮畝難終也然或訊奸而釋冤或羅富而勸分或懸金以傳甓或石岸而濬港無弗立濟者也布政河南出納之羨至四十七萬有奇雖至潔者難終也然皆悉登之籍無或少私焉弘治戊午乃陞右副都御史巡撫甘州初

太宗皇帝封元後脫脫為哈密忠順王傳至天順間

國王死無子母監國有土魯番者襲奪其敕印其部

落奔居甘肅至
孝宗皇帝嘗遣大臣經畧之亦無功未幾哈答擁衆
立陝巴復被虜去承其後者難終也公至即脩武備
建議絕貢放其使臣於瘴鄉於是土魯番畏服送陝
巴及勅印於甘州公復奏冊封陝巴并賜答土魯番
之禮又奏以奄克孛剌從女為巴妻於是諸部悅服
遣使入貢
上嘉賜金幣以彰殊績及其調內巡撫陝西也達賊
小王子擁衆十餘萬入河套侵擾延寧

朝廷遣尊官統京兵二萬五千出至延綏饋餉仰給

于陝然皆坐食不戰恭順侯吳某者提兵防河聞賊

勢猖大亦移疾還省虜遂猝入鎮原柳征川當其處

者難終也公既轉輸延綏劾罷吳侯而又以土兵千

二百人襲走萬虜虜侵固原固原先備虜侵平涼平

涼先城虜遂殺謀者而去而公所獲賊級以百計人

畜以千計器物以萬計也薊州草場地數千頃內監

京營民產相雜自成化中互爭文武大臣科道數勘

不定

孝宗皇帝知公才望詔改巡撫然猶以疆臨難終也公至請官會勘躬臨壟度取景泰中所草判之明予奪正疆界不少遷就疏入而

上覽至日昃曰草場自此無訟矣況公所遭之人其最難終者又有三在

憲廟時寵宦汪直梁方李孜省皆欲援公為助公委曲辭解而稱謂亦不失正比直方孜省既敗他人多貶斥而公獨不汚以終在

孝廟時陝西鎮守大監劉琅懼公來陝巡撫寓書中

貴以沮之然公之才望見知　君相中貴不能移也乃反調琅於他鎮而公更見重於琅以終在武廟時劉瑾肆威毒害縉紳雖以他事詿誤公罰米數百而公竟無可疵咎以終此三者尤人所難能也然則扁全終堂者之君子其亦深知公乎蓋公生應祖夢諱曰季麟少治毛詩及春秋精思勤誦夜或不寐鄰衆為之罷碪既藉郡庠提學校稱選入白鹿書院益講理性中遭家變躬事薪水膳價過例拒而不受事覺獨免及其鄉舉之年江漲迴洄遂為[illegible]識若

失順以事可安孝　以事梅月交以誨公儀慈以訓
諸子若出天性然則公之全終也亦其善始者乎周
氏子孫其知所以世守其風哉。

定性堂記

定性堂者岑山書院中之講堂也初岑山先生程侍
御良用爲秀才時常偕同志讀書岑山篤志正學謂
洛陽程子論道定性爲要其於經籍微旨聖賢奧義
盡在於斯遂扁厥堂朝夕請事旣舉進士推府汀州
擢職內臺清戎兩浙皆以所學於是者行之雖遇權

姦勢豪迭諍便便不一齟齬卒官之後民頌其政士思其德於是徽守鄭君王采取輿論呈諸巡撫陳公文明乃即侍御之號建岑山書院云於內起定性堂其後立侍御祠室以詔來學至是其子進士默來南京問記且曰今之學者不於內則於外於外者寇塞於內者荒唐則何以謂之實學嗟夫定性之說橫渠張子問於先聰菴朱子釋於後固已悉矣又何說但其書曰猶累於外物者言失其內也曰惡外物之誘者言失其外也故性之德合外內之道也故在外之

如是而后性非忽空忽非寂滅

物其理皆寓於在內之心在內之心其理皆通乎在外之物不可以物爲非我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孟子之說也不可以心爲無物也盡己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子思之說也是故有聖人之事焉有學者之事焉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其喜怒因物之當喜怒者聖人之事也心求其大公物思乎順應當其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者學者之事也今以聖人之事而語學者是中人而語上也泛無所進矣今以學者之事而語聖人是上人而語下也泥不能明矣

天程張朱皆大賢也。故其論皆已幾於聖。初學之士。其必自學者之事始乎。不然歧徑一差。幾何不爲入定出定之禪乎。張濟言岑山去郡城一舍。壁立中江隴堤。障水卑視群岫。撐柱空蒼。左右縈流。遶與金焦爭勝。已有定性之云。故侍御取以自號。而書院亦以是名於其堂。遂昭然扁也。

衍慶堂記

衍慶堂者。錫山鄒邦美甫之所構也。先世文忠公浩以直臣鳴宋。其孫洞亦有乃祖之風焉。而未仕也。乃

六[illegible]總一剩辭以直之一字該盡出處根腳來論曰剛善莫如直

爲其慶以遺子孫至我

明有靜脩氏者遂作堂所居之左扁曰承慶五六十

年矣其孫尚以厥考智卿遺命別爲堂其右扁曰紹

慶智卿諱愚號拙隱生四子而甫其季也紹慶後析

爲尚之產甫遂於紹慶之南又作堂焉扁曰衍慶蓋

亦智卿之遺意也夫堂以慶名本易以積善建也故

善有餘慶不善有餘殃鄒氏自文忠公兄弟以來殆

千百年矣其子孫皆蕃庶碩大彬彬焉侃侃焉雄於

錫山者非其善也而能有如此之慶乎夫慶固不外

於善而善在鄉氏者亦不外乎直人之生本直而况文忠公兄弟以直開有鄉乎故出而仕者直則進言必正守官必廉奉法必公處僚必讓御下必惠有益於君民而爲國之慶也處而隱者直則治行必端臨財不苟脩業必實居族必睦處鄉必義有益於子孫而爲家之慶也若徒以慶名堂而善不足以潤是堂焉非邪美之本心也凡爾有鄉子孫其勗諸

嘉樂堂記

嘉樂堂者錦衣徐東闇子所搆冢宰白巖喬公所題

也禄之家
鮮克由禮
東園子有
穎道之風
予今以詩
洲交情者

則何以言嘉樂易曰亨者嘉之會也君子嘉會足以合禮故曰嘉禮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故曰樂故嘉而不樂則其嘉必不恒猶夫不嘉也樂而不嘉則其樂必不真猶夫不樂也既嘉且樂君子於此以定禮而觀道也夫東園子者 中山武靈王之裔孫也累葉勳戚亦云貴爾錦衣席餘蔭綏學祿亦云富爾乃富貴雙遺驕泰並忘既篤循墻亦嚴茹素皆可謂幾於禮矣乃猶自視歉然每慷靡及夫東園子持是心而不已也豈有不底於嘉者乎於是日臻暇豫

鄉人士豔莫恭之修然於文墨之從別嘉樂君子哉此記如焦尾之琴清音聽

歲屢優游既鮮憂慢亦寡局促興至則詩賓至則觴宜乎其樂之若此也或曰古之言嘉者多驗於人其論樂多以貧而見故嘉客嘉賓著於白駒鹿鳴之什帶索而歌乞食而詠則榮啟期陶淵明之輩今表於東園子堂不亦左乎曰嘉在交會之間初無賓主之別樂在心體之安豈有貧富之分使東園子以富貴而樂也誠難與論嘉如其不以富貴而樂也又何必與榮陶等而後然哉隨之九五曰孚於嘉吉言嘉之道必有諸己而能乎焉斯為可樂而吉也吾固知東

園子覩謾茲扁一有不嘉即不快於心必其舍之

興身之所接盡於嘉乎乃然後泰然樂以無窮也堂

成於某年月日在

高皇帝賜第之左南面凡若干楹近大司馬浚川王

公亦有記

鎮鄖樓記

邢臺人三君震太守鄖陽四年矣胥史法百姓安盜

寢無事乃正德甲戌春正月以鄖中謀樓先火乃築

基如閣甃以甓洞門橫達門涂方軌基廣七筵五分

海内如鎮海鎮成樓之類皆托名也不然何鄖中近日之事亦有大不鎮者它可例矣

筵之三深以五筵崇二仞旋楹其上二十有八箇崇四尋三分尋之二復櫓連甍重栭累節冊牗朱檻虎軒暈桶處此鍾鼓以告人晨昏夏六月落成初撫治鄖陽都御史劉公琬肇建斯樓名以鎮鄖後合肥人張公淳東平人王公憲相紹撫治咸符劉志太守克承其下斯樓乃考乃使使二千里取記史氏高陵人吕氏曰斯樓木石積也、悪能鎮鄖哉、諸公托言耳往年趙鐩諸寇劫掠竹山、鵜醍西侵、竹谿房縣也、鄖雖東有方城黎子砦、南有天馬、西有九室石門黄竹之

鄖陽撫鎮廢帳廢與諸公不陝鄖地里弭此攵稍識大概而亦請曉第情仍見鄖撫為印則多甲兵錢谷之司信所為撫皆有在也樓之有無撫坊

險亦爾控亢不鎮刋斯樓也當是時也微太守守土下諸公續撫于上鄖幾不有鎮鄖者其在諸大夫乎故以慈惠鎮鄖則鄖親以紀綱鎮鄖則鄖理而不亂以忠信鎮鄖則鄖懋以禮俗鎮鄖則鄖雍睦以什五鎮鄖則鄖有勇內不虞變外不怵寇斯鄖人賴諸大夫若斯樓矣不然樓百丈高奚為昔者楚子商臣滅江六庸爾橫也麇子師百濮次于選楚人謀陘阪高以避夫鄖故麇也我

憲廟乃立郡焉然隸荊襄距楊越通川陝隣徐豫四

省之交。萬山之會。江漢之津。金錫之穴。流離之聚。風塵之所也。諸大夫之在斯也。其上者則克斯撫。其下者則克斯牧。豈惟鎮一郡哉。斯　皇圖之大賴也。不然百姓聞樓鐘鼓之聲。固有應領者矣。於是介者持以告太守。鐫諸石。又以告嗣治郡者之諸大夫。

悔齋記為崔子仲鳧索作

涇野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其求已也。惰悔。戲悔。欲悔。泄遺悔。欺悔。龔悔。迂悔。治悔。漫漫爾悔。靴靴爾悔。怠滯爾悔。粥粥爾悔。束束爾悔。自是悔。自盡悔。其處

凡悔易言凶惟懸世不知不悔者君子也此記不可不記

人也、亢悔、軟悔、慢悔。訑悔。矜悔。譎悔。可詒也悔、隨悔、忮悔、求悔、觸觸爾悔、訐誣乎人悔。狎侮于人悔。毀悔、譽悔。其求權也、重悔、輕悔、高悔、卑悔、隱悔、露悔、進悔、退悔、同悔。異悔。既過而悔。悔無悔者吉。不悔者凶。數悔者憂悴。悔者吝。更悔者勇。滯悔者懦。吝懦近凶。憂勇近吉。憂存明。勇存敬。明敬存乎志。

首山記

首山者大參王公拱之之別號也、拱之襄城人、首山在襄城南三百里、其西為具茨、又其西為紫雲、又其

仙人樓閣萃嵂九萬里凌風露而摘星辰而丹檻碧參未嘗不當人眼而手可攀足可躡此文

西北爲嵩高爲少室爲大行西華群山岑嵂咸胎於此故首山云山陰舊築別墅南面　墅皆名木善卉春夏蓊蔚栟櫚冬亦蒼翠三槐幔庭門耀五柳幽窗與嶒恍若洞天其東南則王氏佳城客通乾明寺松檜森矗蔭接別墅汝在別墅之北適別墅則濟汝汝北有頹頹至襄城曰潴河潴河與汜騈而行東渔昆棄水也亦與汝汜渚河襟帶首山拱之當其隱而未仕也曰遊茲山南望桐栢西瞻且茨北眺嵩少以周覽汝頹汜渔於是吊七聖之迷問洗耳之故訪漢史

似之化生固進首山干道也

之遺傲莊列之犇潁考叔之類謝緘彤之亢思子莊齊越之烈乃辭首山渡溱而涉易壯至于恒山棲栖鳳闕之下啓青鎖駁黄麻封皂囊嚴廊之俊稱忠直焉拱之曰恒山雖嵘不若首陽樂已而西往三千里至于太華遂適遊終南悖物崆峒賀蘭汲黄河水灌其崇樹騰涇渭灃汝溱沮以膏黍田旬宣之際雖因于虜寇而不怨西周之地稱清惠焉拱之曰太華雖高不如首山逆涇野子曰我知拱之矣盖欲自茲首山遵淮而東渡汝濟超徐兗登太山而觀滄海拭日

汝泗沱潜皆稱津唯江海稱巨津焉此之為記亦其至巨者也

月之垢。瞅蠙龍之窟。斯歸休乎首山耳。果若是則斯首山也真可以首天下山矣。

容菴記

辛卯之秋徽府學生程爵赴應天鄉試不第將歸見其父容菴君其友胡大器曹廷欽因請作容菴記則問之曰何以謂之容菴也兩生曰容菴先生尊賢禮士好善能施予襟度宏闊古所謂汪汪千頃陂者當其器識亦殆庶幾乎是故以容名菴蓋以著其志云則又問之曰兩生亦嘗學斯容乎當其無容也如舜

之容象禹之容有苗孔子之容桓魋孟氏之容臧倉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不亦可乎當其不能容也管叔而誅周公張耳而毒陳餘公孫弘之逐仲舒林輔之間九齡安石之黜君實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不亦不可乎而生曰然則所謂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者非歟曰在外者不可必也在我者不可小也然則何以學容曰同人於野然則何以學去不容曰無我二三子皆微士也爵又在容菴庭訓之下宜皆從事於斯乎容菴凡三穗建在嘉靖其年

月日

耐齋記

耐之受用極廣何得住

耐齋者何石州二守鍾君主簿之別號也齋何以耐名也主簿君自游鄉校耿介不屈暨任福建都衛克慎庶獄清白自持嘗奉撫督部官料上入京師毫髮無取其守閩安夏鎮痛革時弊私鹽禁貨罔敢有犯時有閩海風清之譽及二守石州糾集民兵把隘扼險以遏寇虜苛嵐重塞賴以寧謐他日催理邊儲不畏權勢亦可裨於國用爾乃年未六旬高蹈山林泊

可蹈水火而當豺虎亦極烈也先生此記辭約而意足何異東華津吐一滴千金

然世故晚節益堅夫世有四耐焉耐欲者則不屈於物耐劇者則不擾於事耐撓者則不折於勢耐窮者則不貪於位然則主毅君之以耐名齋者固有見於斯乎主毅君之子貴嘗從予遊爲問耐齋之記予謂四耐雖在主毅君師道當動心忍性無所不耐以底於道爲耐齋光永不可耶齋扁其年月日記在嘉靖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儀真公署

別解梁書院記

涇野子自解梁書院且行謂王雪岩子中既丘孟學

先生諸解久而去解后猶卷巻解也豈但無怠并州哉先生志春唱道論辨神情尤獨注焉此之為別王神情之所注也

王克孝曰三君子稔知書院之所起矣予於嘉靖三年八月抵任九月即謀斯舉於前守林南江當是時止創鄉賢祠一所中祀州及五縣名哲工未完而南江逝矣於後即祀之前立禮和堂延子中及泉文質張師孔主教童蒙兼舉鄉約善民一時風行而屬邑耆俊士亦多至者朝夕絃誦朔望冠射彬彬乎濟濟乎斯其地有不能容矣於是名公鉅卿鴻儒碩彥來觀禮讓者歲無虛月皆隘是地焉而莫能闢也巡鹽祠公三至斯所獨悵然曰斯二可洪而大之以容諸

舉彼變乎即捐其贖罪米錢紙計百餘金移州擴治焉而諸士民見之亦多向義輸財來效工食費乃於禮和堂前建仰山堂其前四齋相向一曰讀律誥二曰課農樹三曰正婚祭四曰均市渠遂取鄉約耆民所長者分處四齋之中然仰山堂成而對山康子適至題其前曰彝倫攸敘置對一首則欲跂箕子而不直為文中也後堂三齋曰禮樂曰射御曰書數者則居蒙士皆於子中典焉其禮和堂後有格物誠意正心脩身四齋則居學中生員願來者二三十輩而孟

學統之其西則搆養正館蓋以予方與孟學克孝同寢處禮和堂乃以是為子中所居以授童蒙蓋谿田馬子近至之所處也其東因搆鄉約所焉於是扁義門為禮義相先之地扁先門為觧梁書院而初公所建大坊則直達東街之通衢也其院中滕植條山之栢溝引龍谷之水前者為方塘後繞於祠屋採蓮種芹無往不可蓋三年而始成予坐仰山堂之上見條山當西與蒼翠四圍日夕眺玩至忘寢食或聽耆民讀聖諭之文或和童子歌幽雨之詩或課俊士誦周程

涇野雖從此一段正論風骨當必盡全古而不朽

之書或得黎庶輸金矢之訟悅若功除羲黃之世而莫知其他也他日觀築堵曰板板皆吾心所在有一士矣然木屑者則撻之曰汝知此木之義乎雖尺寸未嘗科於州人謂其樹曰種則隸也寔則子也力則隸也心則子也毋折子枝毋踐子本夜隨擊折者以觀號見逸或寢者且答之曰與汝是地為逸乎與汝是屋為寢乎且汝有是身止於工文詞謀科第以為人乎抑以求汝身之所始思汝心之所終觀天地之不遠念父母之常存明無人非幽無鬼責以求不同

於秋草者乎予往矣三君子弁識之以告諸俊蒙稚及乎三年之所嘗言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記四

遊龍門記

龍門在秦晉之間萬山之會禹治水極力之地形勝甲於海內久懷遊覽而未獲內濵子曰天下之美不努力一至情違不可補他日谷泉子西巡亦猶是與也乃四月之初實齋王子以隨谷泉子之清戎也先自安邑至河津以俟二公明日谷泉子自萬泉至又明日予自解州猗氏至又明日內濵子自運城至是

溝道茲原献業何如生一水也

日雨甚內濆子陜降懸坡跋涉泥潦不倦也既且集二公曰如來日霽天既佳期矣來日者月五日也果霽於是賁齋王子先往龍門予繼往以同俟二公道過辛村謁卜子祠召其雲杳問撫問焉有題詩壯至清澗風大作從者曰俗傳食豕肉謁禹廟必風予未諾然以懾寒入福聖寺加衣焉錄途中作風滋甚返袂蒙面衝風而往過神前村始至龍門山麓乃緣棧道步屧而升一吏外持以防惴墮既謁禹像風益焚輪起樾松栢騰砂礫上蔽天日下捲河汾蕭蕭然森森

然直若蛟變虎嘯而禹在殿上使群怪揖留各斥秉神斥以闢龍門也然實齋席設亦無豕肉王子曰俗傳於義無害亦可從未幾二公亦經卜子祠而至既拜禹升殿有携尊從者置之神几內濱子曰禹惡旨酒可避之東下谷泉子曰禹所惡於酒者旨也此酒不足以當禹惡酒行移時食且舉風息食有饅頭飣其餡者豕又不風不知俗傳者何也土人又曰此地日有潮風蓋兩山夾立而大河中出嵐氣縈迴空洞薄觸即颸颸然無所於散此或其真云若乃食豕祀諱學

誕聖人於經無取焉食既乃遊觀四壁金碧丹青十三雕謝蓋自六籍群史四書諸子凡言禹事者無不開方絢識且筆精意遠非時二可到殿記在元貞年間此壁之圖必其並與關中人稱岐山周公廟畫殆不過是也旣　進謁後寢見塗山氏像止二嬪侍側而冠裳樸質猶可想見古風出廟西南乃折青蘿緣曲磴以上望河樓即谷泉子所改吞吐雲雷樓也在龍門東關之上蓋梁山中斷而東峙者也前臨中流上作石室旋拄其外以為傳廊室塑十閻羅像俗言

至此絕險之地與死為鄰也樓外俯黃流凌白雲孤
山直對其前而雷首中條渺渺冥冥乍見乍沒皆入
望睞從人舉爵者三而風又作不可留乃附僕背蹤
蹬而下二公先適流丹亭實齋王子比至河堧以觀
遡舟予謂斯樓不可無識也乃獨上寫一絕於石室
東壁而下二公使人召予至流丹亭亭北倚石崖其南半
懸中流栢柱斜度其下上用板棚鑿板如井口以汲
流即取勺水於滄海也亭扁則白巖喬公小篆谷泉
予甚羨取焉下亭乃從內濱子比就實齋王子於河

堧路西即河其東皆恠石層崖萃嵂崎嶇不可以步而內濱子飄裔如飛乎刀追不能及至堧則西山東轉北遮河流不見來處貯灘環望四面皆山如入院落其前則兩山拱峙眞若龍門有煤舟自北絡繹而來梓歌漁唱不可殫圖此其爲禹穴乎或曰龍門之外河洲之上青草萋萋黃沙瑩瑩視河之高不過咫尺若遇秋水泛溢雖百里之漲千尋之濤不能浸一坏土焉是則禹穴者也內濱子曰禹古今之大智而巧逸身於此乎谷泉子曰會稽亦有禹穴云在某某

之境方欲即舟壯行以求所謂玄流三汲浪者或曰
在金門五七十里或曰在吉州百餘里不能往徘徊
悵望而西方孤雲與寒雨驟至乃即挽僕南返蓋天
下奇觀不欲人盡覩而風雨幻忽雲霧時出亦此山
之神縱默脩飾登來者之瞻乎然斯遊也不可謂不
窮其隱而得其奇矣故既歸夜夢猶在此山之上明
日以告二公二公曰子可作龍門風雨遊記以發精
一執中之妙遂分題爲四韻一詩并謁大禹廟及谷
泉子龍門懷古者則又次其韻共八章云

江山明
月詩酒
故人和
是士君
子笙歌
太平之
具無足
多者矣
以竟發
論政以
虛應誑
俗以粉

遊燕子磯記

己丑之歲三月丙辰，虛齋王子崇嶽、弘齋陸伯載及
予同遊燕子磯，蓋講之去秋，而今始踐之者也。是日
晨興，予獨先往，出觀音門，即傍山西行，其路磽礓
偪仄，輿馬皆難，乃令吏扶持逶迤而步，登弘濟寺，階
磴十數層，病足艱進，一皁前挽衣袂，一皁後擁推之，
兩吏攙掖，而後上。出寺而西，則觀音巖也。怪石磊磊
蒼然參差，上接雲霄，而大江自龍江關西南來，直過
其下。俯按女墻睇之，頗可驚駭。僧曰：此其下基皆石

義入神為究竟便有乾神胞與氣象其眼底煙雲盡空中樓閣耳豈觀山玩水放欲散人者流哉

凳僧衆朝夕行猶坦途爾予嘆曰果然苟有基雖臨深淵亦無妨也昔列子言當呂梁之上履危石足二分垂在外而不怖者尚未似僧言穩爾乃從僧上觀音閣閣亦傍巖下就江唇築基基上交豎九柱皆丹柱上棚棧構閣閣三面皆闌干憑之瞰江若在樓船頂立也是時晴見萬里日映碧流江豚吹浪上下逐波西望定山細如蛾眉東指瓜步小如丘垤他山皆閃閃冥冥如落鴈蹲鵠不可辯矣昔予在解州嘗遊龍門酌底柱登流丹亭汲河烹茶以吊禹蹟至此乃

勃然興懷將天下奇觀尚有過斯二者乎夫河北方之經也夫江南國之紀也而龍門底柱以及茲巖不可不謂之能觀瀾矣已而曰彼禹之親窮其源流者又不知何如也閣之東巖上有石刻詩乃白巖喬公篆書覽畢方欲和之而虛齋至未久而弘齋亦至乃解袍帶復同升閣上流覽嘆賞久而後下虛齋欲列椅懸巖下對江而酌予頗難之弘齋曰此何妨昔予至天台鴈蕩天柱一峯突兀崒嵂四面如削其高不啻數百丈亦嘗茶酒其下予聞之又飄然志在天柱

二語明明一人洞澈

峯頭矣嘆曰安得素心人共晨夕於此以終身邪虛齋曰近亦厭俗累爾予曰此又非物來順應之意夫政則亦有然者矣惟當求諸己不當疑諸人我無滲漏他何足較弘齋曰大抵置得喪窮通於外物而後無不自得也予曰然今之為政者徒知征民而不知民之所以征徒知杜請謁而不知請謁之所以杜是故寬行於催科之始者仁也嚴立於請求之先者信也是時虛齋方有以參典糧之行故及之已而虛齋又列席於觀音堂予曰此非唐虞也二君因論及禹

以至聖不可知之神乎曰則何以能神弘齋曰物至無不知則神虛齋曰精義入神乎曰精義乃入神之蹊非所以盡神也若無所不知亦自神之用而言爾必也其至誠乎惟至誠則能公且明明而不公非神也公而不明非神也是故雖妖孽或有善焉雖禎祥或有不善焉故至誠如神也是時酒殽既行僧茶再至而予和白巖公詩亦成卒爵欲往燕子磯虛齋乃招二舊師來送舟而往舟中猶傳杯不三爵而至觀音港解舟登岸弼先至水雲亭其餘爲之

前溪所書精采如神存乃面江小坐與觀音巖看江又不同矣遂上謁壽亭侯其祠左移有大觀亭亦前溪書至此看江日隱斷雲煙霧霏微蒼茫無際與水雲亭又不同矣遂攀松捫蘿以上燕子磯磯皆嵬石疊起水圜三面其石罅猶見江轉磯底此可以高覽八極無礙也乃弘齋欲坐於磯盡頭予力挽之而後坐中磯道士曰五七年前江衝磯前故磯下水深不可尋丈自立關廟後水頻遠磯而去今南徙磯東數百家矣然斯言也特欲靈雲長而實不知雲長也二

君皆補和前詩虛齋又命行酌然酒鑪中火寂三召之而不至頃一介來曰有尊官三人者已遣人至此掃庭除治器具夜即來也可先去是時已暮弘齋便欲拂衣回宿觀音巖予與虛齋皆不可虛齋曰此或其道士誤遣此介爾召道士而數之道士屈予遂作發燕子磯詩以發笑火至酒熱傳杯興酣北望泰山東聯蒼海灝氣縈廻靈光掩映蓋又不知此身之在天地間也抵暮而下則虛齋又命列豆籩旅殽核於水雲亭矣予曰此又非唐虞也盍平日與二君交遊

常曰唐虞時言人之短不為刺言己之長不為誇故禹或曰吁而臯陶不怒臯陶或自曰都而禹不嫌後世口雖溢美心實隱情在外有餘在內不足學𢏅政弊皆此出也故飾情之辭過禮之費彼此有見稱唐虞規遂命僮子撤其繁品三人兩几一燈長江巳而盪櫓槳呼欸乃泊舟設磯者皆次第而來屋齋曰舟中之人至此亦可謂得所止矣予曰然恐懼憂思好樂忿懥於是時皆免乎二君乃補和予磯上詩而予方懷前溪水雲之書欲題而未竟也乃皆入道院就

寢夜中鳴雨大作頗擾夢寐晨興詩完書卷于倚磯亭中畢有報大常西唐牛公教菴黄公自祭天妃廟放舟來矣二公聞予三人者在乃即枉顧於倚磯亭揖罷乃遂邀往大觀亭云有設也予三人者送至水雲亭暫憩二公請延上座固辭西唐曰此繁文不可有予曰此文却不可無爾遂酌二公而後赴大觀亭之宴因述昨暮道士之事為一大笑云予問自西來新亭何處為的西唐曰擬盧循傳其敗在江西南而後東入于海以今劉象門外為是予曰志稱勞勞

亭亦近是此、或然也、於是西唐或舉海上諸冦、自尉佗以至孫思或舉太行諸賢如岳飛劉因京房東皙許魯齋之輩、而不以為誇也、𤼵菴或言曲江何真開嶺保障之功、或舉昌黎元城東坡避地之美、而不以為譏也、於戲自

聖祖開國以來、混車書於六合、兼江河于一統、故予得與諸公登斯亭也、言徵今古、氣吐風雲、人秦越、而志合地南北、而道同、雖約之於半年、乃遇之於不期、情本、玄通、義則神授、笑語無擇、酬酢、不算、則予常稱、

靈谷本苛先生直欲絕現清淑澄渺妙[illegible]

唐虞之風者不在斯行乎當是時也霧雨飛冥魚龍上下長江與天同色燕磯與岱埒高果心曠而神怡真忘形而無我遂歌伐木之篇載詠山經之曲而不知其聲之魯也歌亂虛齋弘齋皆賡之不已以賛揆壼而散然獨予酩酊殊甚與過佛國寺而後醒

遊靈谷記

三月之暮五山潘子約諸僚同遊于靈谷予以足疾不能遠馬債與先往蓋靈谷之松亘四五里周幾十餘里東至木公山以為界森鬱茂密不可數計而縱

令人把誦神曉妙到靈谷矣太山岩岩都有千蒼林松彩則蔚謂衆山色相也先生獨冠重重矣

襟懷萬而有遐思多情哉

橫絡繹雜列間植、徼鈍離毿路、則不得其門而入矣

實予心所耽樂而酷嗜者、往年同南橋李子日千而

始往、不久即返、未盡其奇、於心恒不忘、故五山約亦

不俟聯鑣而獨先也、至第一禪林門即下輿步從里

餘、就蔭佇立、四面睇望、虬枝蛟枝、如麻如薊、然體幹

瘦細多不可棟、間有三二合抱連圍者、則又為群木

壓挽匝擠不能直挺、予嘆玩焉、而又步徙其下、瑤草

仙卉、碧紫爛熳、或並藤蘿纏繆縈蓋、問諸吏皂不知

但曰野花、則又嘆曰、彼抱羨含芳于幽獨而不名者

其殆此乎。比至方丈門、見洪武十八年至二十九年
高祖七勑、備言栽種松竹果子之由、禁止薙取松枝
牧馬打草之事、乃然後知此寺風景所造甚遠、而今
日公退遊覽猶𫎇其蔭也、再進至青林堂見簷前懸
榜、
高祖親制山居詩十二篇、賜覺義清濬者、益悉靈谷
幽勝、乃知此寺非偶然也、及登堂而覺義可浩出拜
曰、公忘往日竹澗之遊、乃久不至耶、予曰一年一度
到山中耳、未幾五山及婁山秦子在軒胡子雍里顧

源頭活水

予郭山況子皆至南橋以目疾不至乃為團聯坐蓋以況子孫予及五山也予曰山遊猶熱古禮在軒曰此郭山之盛德乃遂舉達磨面壁之事學亦良苦予曰是蓋入定之功然使其心有所定雖終日入市朝猶寂寂爾使其心無所定雖終年面墻壁猶擾擾耳逡山曰聞有實志公像安在雍里曰殿後予曰亦常見其像矣清臞殊甚在軒逡山曰果亦出塵郭山若曰況居廣居者乎而未盡言也五山遂舉其鄉寒山拾得及豐干和尚昇天入岩之事以難衆予曰太虛

若然果對燒春磨者安所施乎目亦可以警無良勵好僑者

人物實一體也太虛之氣不得不聚而為人物人物之氣不得不散而為太虛若曰仙佛白日昇天彼太虛茫茫何所安着安得不謂之散而無邪但世之忠臣義士聖人大賢其所養者既固則其歿也氣未遽散有時焄蒿悽愴猶露精采皆神之雖鍊精葆氣之士其道雖殊然而死亦不驟解散或依草附木托親倚故時一見焉好事者益張大而奇異之故有今說然其氣未有久而不散者今夫呂嵓鍾離何以不數見邪雖里遜謚以遊魂為變之事或曰堯舜只他

幾千年其心至今在者何曰此却是真神也若欲見舜復生而見其形不可得矣何以曰羮墻見堯也曰譬如人子將祭先人其夜夢見父母依舊行坐依舊說話又或入室而聞嘆息之聲是時父母已不存然而夢中白日猶能見者蓋神交也夫心之誠即神也子之神即父母之神也若欲見他人父母雖用意作夢亦不可得是故天子有天下故能夢帝賚良弼若士庶人自無此又曰鬼神亦甚顯即看天地便見看日月便見看吾身便見在軒曰程子何以曰若道無

時。安能信得及。若道有時、賢卻向某討。予曰此又非天地日月之鬼神、乃世人所常云云者也、於是諸君頗有然與之意、而與遂曰不知文帝前席賈生時、曾論至此否。已而五山又舉海門牛渚灃源龍無數、傍否崖近水處皆龍窟、或出沒焉、或卵育焉、舟過其下亦不傷人、他日黃龍初起、有楊氏者射之、中其一目、黃龍遂將楊氏舟挾置山巔、然至今楊氏亦無害、其餘數十舟、當時反皆覆沒、不知何也、予曰龍德而正中者也、豈有所擇乎、曰然　是則數十舟之覆、不幾遷

以龍神物以珠况德不可與叅龍者同[illegible]語

怒耶曰龍精于目而不見乎石其被耿也未免奮怒震騰風雷雲雨並作數十舟者適當其處故覆楊氏舟欲近岸傍山故不及若龍有意則楊氏舟不止此矣但楊氏射龍自是不可此物能興雲雨以生人而乃害之是將受學於支離也亦異於周氏之斬蛟矣五山又曰龍見珠則始成龍子曰龍始生角翼未具既久有角而為虬有翼而為應九陽之氣既完而有珠乃始能變化升騰耳故語曰摇驪龍之珠猶為道以明著為致曲之驗也叟山雍里曰龍自有珠為是

然是時已過午遂出遊大佛殿又其後登禪堂崇峻弘敞爽人心目而寶公石像正當其下為吳道子所畫果非塵世形態旁鐫自著十二時歌予謂諸君曰天地且以十二時分晝夜此歌雖向晦宴息者亦忘予恐其并日出而作者亦非矣又北觀寶公塑像在浮屠塔下旁有長梯壁立不可上乃已遂出東觀八功德水之九曲曲上一松奇古或云

高祖掛衣處其前群礎散布半掩苔蘚欲求其故不得召浩浩以足瘡辭不至則造一僧來問松不知問

殘不知問壁間畫亦不知曰如此則曰如此曰非是
則曰非是予笑謂五山曰此亦子鄉之寒拾耶又曰
如此卻是真僧爾遂至無梁殿殿與皆甎甋作三券洞
不以木為梁只此一殿費可萬金其規制又多自齊
梁時來
國朝雖或補葺然必不加也五山見木主書諸葛者
名氏猶以問僧僧亦以不知對遂皆笑而出乃上西
廊觀吳道子所畫祈蘆渡江及烏巢佛印三教畫壁
叟山曰此三畫猶可此則不可此則者謂三教壁也

予曰雖猶可者。亦皆。僧欲。輕帝王。小公卿。而實未能。忘之本相也。乃還登青林堂詰浩請之何以不來、浩頗辭屈五山、乃又行酌且飯酌、未半、有滿親住持者來猝持學士顧公詩以觀、蓋顧公九和依僧語作二偈爾觀、畢滿親請茶許之時日已大西遂行、而浩乃送至琵琶街、自鼓掌請聽琵琶聲、口熱呼諸從者亦鼓掌、予曰月泉足又不瘠手又能琵琶矣浩亦大笑然、實未有聞也、因問此殿前何以有此聲、浩曰空谷作聲爾、曰、此殿以上凡四五層、其上者何以無此

聲浩不對。在軒叟山皆曰山谷之聲太近亦無太遠亦無虛實之間遠近之中乃又夾以長廊俯以崇臺此感彼應氣使然爾遂西至竹澗有閒闊僊鑒板竇以通飲食竇上懸棲雲處三字予曰此室中亦有雲邪浩曰雲則無處無之曰若果棲雲不必用此板隔限矣五山遂屢以偈語詰浩浩不能對以他語應遂出時滿親以邀茶至見壁上懸二尊官詩浩與滿親猶指矜云云曰僧但不到家到家便見其家中所有無爾遂還予先至朝陽門俟諸君而後別五山名顗

字叔愚甯海人淩山名儀字相之臨桂人南橋名清字介卿龍陽人在軒名廷祿字原學雲南人雍里名夢圭字武祥崑山人郭山名維垣字翰臣高安人予則名柟字仲木號涇野高陵人

遊高座記

五山子既有靈谷之遊予欲南遊高座寺未有期也乃四月五日子遣有斗酒隻鷄欲邀諸僚於部選官廳而予方查吏冊未畢畢則諸僚多歸止復邀五山在軒二君以共酌已又移酌於省中竹塢已又移酌

學椒先生每所探記意濃而神到語悽而肯深在高座時便神遊入極况絶于古不覺文之傾倒也先生嘗曰仕亦學學亦政也以其才與學與識到處皆

於逡松二枳之前、蓋皆前此未到之地、清幽、無塵、烏鵲時來、眞市朝中之山林、爾既而曰予欲數日邀諸君於高座、登雨花臺、以看江也、傾之有交餽鮮魚者暢然曰、此其促高座爲來日乎、夫古有肥貯肥牡、以速伐木遷喬之友、予有白鰲鮮魚顧、獨不可邪、遂發請明日公退南橋先至、予始至、未幾五山在軒郭山至、未幾雍里逡山至、是日南橋初得三月中邸報於是談王道頌聖學、或論人材之進退、或言政事之因革、辯而不激

政與學也

直而不劇身在高座之上而心奴遊司聽之中蓋諸君勤政體國遊觀未忘所事如此饌既乃北入永寧寺上木末亭亭在聚寶山巔長松巨杉皆在其下然不可一蹴上猶令吏皂夾扶三四憩而後至每憩必依松靠栗或蹲或踞又或迂徑躡石乃能再登亭四望草樹殿閣參差晻映蒼翠無際絕可圖畫乃嘆曰身果在木末乎然微此山有基豈能至哉乃重有感於務本云亭中三爵以解倦而僧出淹道近酸頗有野趣啜茶茶不及山下茶遠甚蓋水難也遂還丞

高座乃飯、予嘆曰江南自有此奇以供遊玩是以往時雖名賢碩彥亦沉溺其中、其君亦或開宴於松陵岡、或舍身於同泰寺、偏安江左、不復知有中原。山水誤人、人心、誤山水邪。若江北雖有高山穹林、人多勤苦其中不知登眺、亦且不暇、郭山曰江西亦然、然尚有樸意、既而曰即日雖遊覽登眺、興豈盡在是乎、已䟽山遠出、先去五山、在軒南橋入座於方丈深處、雍里乃復言及六代盤遊如彼、而今六合混一、且有茲遊固不勝於往時邪、鮑謝諸賢、不足道矣、予曰時之治

亂、亦係文之高下、異時靈運以傲、休文以冶、鮑江以怨、吳孔以怒、莊、融以碎、陵信以誕、劉孝綽兄弟以淫、湘東王兄弟以繁。靡淺而捷。總詭而虛。故六朝危亡易於反掌。諸賢當任其咎矣。諸賢者一時之。耳目也。然至唐而始少變。猶未盡復焉、雍里曰唐之元結、意頗高雅、文亦脫俗、曰次山者其泉先生之所好也、徃在京時至更舊字元明為次泉以比元子、如寐記巧論、以及五規二惡、雖謂之明道亦可也、當其造詣高遠、不在呂黎之下、而磨崖之頌、漫郎諸詩、李杜豈能

及手、雍里郭山皆以為然。予曰斯遊也亦不可無詩以紀。於是雍里已有吟意。乃復入尋三君於方丈深處。然亦劇談恨又未闌爾。遂同詣雨花臺。臺已為遊人所據。塵囂不可登。悵望而歸。步過安穩寺。五山曰此寺必往。乃又往入先門。見娑栢細縷懸下如垂柳。初皆不識也。僧曰娑羅栢爾。是寺僧皆衣藍。言貌亦異。而遊人絕踪。乃引至後山。其巔比雨花臺更高數丈。寬五七倍。隅松杉。看江若練帶。森森晶晶。從西南來。五山喜曰。吾固意有此奇景爾。遂藉草列坐。共為

眺覽矣曰雨花臺之阻恨寥矣遂還

遊鷄鳴山記

鷄鳴山為南都之勝父懷遊覽改官南曹三閱年矣未能以償此願也予僚郭山況翰臣於四月十三日公退之暇邀諸僚同造焉予策馬以赴而五山巳先至乃登憑虛閣以眺浩然嘆曰我

高祖開創之遠畧規制之深意於是乎在目前矣故增都城於東南而建

宮闕面方山也取四方山河意立太學於西北而營堂齋倚鷄鳴也取崇與勤苦意陵寢在東因鍾

允登此山者想見我高帝遠

名不遠
付世焉
攷伯王
業勤類
石此

卑也、倉庾在西、遡長江也、演武於內外教場無廢而
非警惕也、祀功於上下山巖無時而忘勳勞也、後臣
當何如以保此志邪、於是五山為予指點龍之起伏、
極言風水之盛、既而曰但外城甚遠、居人稀踈、防保
頗難、曰此亦可謂遠慮、明時方以忠信為干櫓、禮樂
為城隍、且聖祖意甚廣大、若非遷都北平、此地至今
即儀鳳麒麟之外皆其比如櫛矣、已而斐山南橋至
已而在軒至、乃又起、憑欄問商陸辯王瓜、既坐、南橋
員者虎会言生侍

孝慈皇后之崩、
高祖使人察諸監生之妻無哭泣者遂斷績麻之賜
予與五山曰、此眞父母與子一體之心、其當日　恩
德可想、宜其能肇造乾坤於後日也、酒行食有桃仁、
在軒曰此桃杏皆曰仁、其意甚美、郭山曰取生意爾
五山曰瓜亦曰仁、麻亦曰仁、皆此意、予曰黍稷稻穀
都皆曰子、槐枳都皆曰實、盖惟誠則仁、惟仁則能生
育而爲子、其義一也、此古人所謂糟粕煨燼無非敎
者、先聖名物、豈偶然哉、已而在軒領憑虛閣曰今有

先生一步一語不忘學政二字眞意到景生三十六宮都是春

此論此閣却不虛爾曰微此吾輩又安能有所感而言邪五山曰此閣異時絲竹歌舞之聲日不絕響吾在監齋時猶恒聞之今日却瀟好矣曰官僚若有公暇小適可備此談學論政觀覽景象以暢襟懷繼監中後進聞之亦知矜式若流連劇戲如六代活遊眞可鄙爾雖以雷次宗之開館齊子良會文學之士以抄經史於此亦非不美然資浮靡而工藻麗則又何益諸君皆以爲然已而雍里至是時先生者皆有酒而雍里獨醒予曰吾六人者當各陪雍里一酌雍里

執不肯皆再請之雍里曰某固當有後至之罰但量淺爾予曰雍里之言婉而不迫如此乃已爵再行遂此上浮屠塔然病足艱登乃令吏皂牽挽攀躋止到第二層兩股蘇蘇不能舉在軒雍里獨至其顛已在軒亦來六人到坐塔中傳杯三巡以解勞在軒曰程子所云相輪即是此予曰今與諸君已坐酌其中矣又曰雍里久而不下將負酢逃酒耶熒山曰此四字下得甚當予曰予數人者皆四海九州之士一時會晤於此得以論心觀物豈易得哉所願盡去世調一

意太真爾諸君又深以為然已而雍里亦下巔來予問曰不有所詠必有所得雍里曰其上所見與在下一般但鷹隼之飛湖山之勝益親切爾予曰子可謂極高明乎既而下塔旁立指塔曰適到某層某層雍里曰在塔中不知其高自下而望乃如此太高邪曰高處皆自此起五山遂招遊於塔後竹林至則林中筍芽如盂如盃五山命一僧看守無令從者傷折且曰此以慰其心爾在軒曰此林中又雜以一果樹更好予曰在軒每有奇見又曰古今人不相及今日竹

林之遊。昔賢恐未有此。於戲雖酩酊之中。不出準繩之外。乃真遊爾。已而僧析笋送茶果分外清遠。茶畢五山言有僧秀林者善琴可往一聽。至則秀林鎖門出賣藥長安市去矣。予乃戲寫一絕。於是五山又促行者追召秀林。未又秀林果至。焚香坐㮣顏回一曲五山謂予曰可反前詩矣。予又戲寫一絕。乃知凡遇不遇皆未可定也。遂還至馮虛閣以飯。飯已命吏取卓上殽果分散僧衆及從人。蓋不知其為郭山設也。時予已醉甚。微聞五山曰此意甚好。然瞠目而視見

南橋猶醒、曰南橋當陪酌、南橋以手指目曰目疾雖里謂南橋猶系心於目也、予遂為短賦而自吟之、於是郭山曰他日之宴未有若此歡晤之甚者、豈其地宜有今日耶、予曰程子不云此地不知前此曾有人到此說此話否、遂皆出閣揖散、馬過十廟時月已盡光華矣、照至其家是日倦醒無病、再日而後能興、

遊牛首山記

牛首為金陵鎮山、每登城中高處輒見山之雙角如牛狀、往時僚友陳曾南數言其勝、且言獻花巖尤奇、

西安紫
八仙洞
不佛寺
應酬不
暇檣寫
不盡

示所撰志、祗南且年半、未能一一、至四月十九日雍里頻予有牛首之邀、明日南橋李子有獻花巖之邀、予甚謂同儕曰、二美恐難並得、或風雨炎暑之阻、亦不可知、他人聞之、亦為予慮、恐夏且半暑已盛不能遂也、及期、予先出門過承恩寺、懸僧白雲方丈、白雲即出諸公卿詩卷、萘以已作、已作中有心未了之句、予問曰、僧今年幾何、曰八十五矣、曰年已如此、何事未了、曰自覺尚、有未、了處、爾、已而雍里至、予閱壁間懸賦何人作、僧曰僧自作爾、頃又言某太監者已亡、可

惜實玉家貲盡為他人所有，予謂雍里曰：此僧未了者名利心爾。既又曰：僧先住梅花水，是時無水，往十日祝佛，水即出，且洪大懸流，有群鳥來翔，自為鄭太監所邀至此，向時水闊亦滅火。曰：白雲來此幾時矣？曰：二三十年。曰：亦有前異乎？曰：無。曰：住梅花水十日，且有水出鳥翔之異，二三十年於此乃無一異，何邪？曰：僧悔至此爾。曰：然則爾心未了者，雖謂之此可也。已而五山、雙山、在軒、郭山皆至，既飯乃行。雍里以其輿易予輿，予辭不得，曰：古道也。乘之先往，乃至牛首

之背嘆曰俗言
高祖拄杖此山獨不北拱此或誤傳乎盖天地間萬
山環列而江河四繞其中則堪輿也此牛負而戴之
首宜其南向爾再行里餘山益陡峻輿夫力罷予與
五山下輿令吏扶持步徙少息輿夫因訪識擇模二
本于五山然輿夫遂長往不待雙足刺刺脫脫不能
舉武使呼輿夫輿夫始候乘因曰以佚道使民雖上
山亦易也此至弘覺寺即古佛窟寺也偕行有嘗先
至者自下而指之曰某為文殊洞某為捨身岩某為

捨身巖。予視之高幾千丈，壁立峻絕，決不可登。舊傳高一千二百尺，周四十七里者，豈盡然耶。在軒曰尋當至是爾。比入禪林，先門過天王殿，石磴百層，如甃壁然。予又恨足攢眉，懼不能登，於是令兩皂擁撞一吏引挾而後上。有長杉數十章，並古松夾植堂涂，幹挿霄漢，葉蔽雲日，而竹梧楓梓亦附植錯列，可棟可梁，可宮可廟，陸可車輿，水可舟楫，文可琴瑟，武可弧矢。嘆曰：美材盡在於是，乃見於佛氏之域耶。過金剛殿，階磴亦峻嶒陡絕。其右有虎跑泉，僧云草衣文殊

講授之時有龍女送水雙虎跑地而得此泉味甚甘冽然此或假神其水而以名池也上大雄寶殿其月臺有銀杏一株曾被火焚其身復生枝幹而身畔燒痕猶存然可五六人圍葉散布蔭蔽堦砌雙山曰此樹當時止燬其幹其根未傷故有此詩曰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已而雍里遂舉酌於銀杏之旁而在軒獨登文殊洞攬翠岩白山巔松杪青巾白衫揮扇而下衆共瞻之至席遂歌岩洞之幽勝而五山雙山郭山皆有意興飄然起觀塔影去矣在軒舉舊

有二友見矣也途中群行一友閉目而過一友正目而過正目者曰此亦人子也見之當視如己之家人親戚亦何妨予曰此閉目者亦未為不是雍里曰古止說非禮勿視爾予曰昔予弟栖年少時隨予在太學嘗出行不拾遺黃金環後馬谿田以告監丞陳陝州先生先生謂諸舉人曰栖事亦佳更不如拾而懸票于衢令遺者得之尤好予曰陳公之言用也予弟之事本也則無異於在軒之二友矣於是雙山談及塔影予曰此不恠閉門有孔視之則有不然則無須

視之果然蓋塔尖自門孔中透入故有倒影爾於是同諸君上石蹬瞰辟支像出憑石欄遠眺見萬山之間來牟已黃稻畦方青予曰此果江南之樂土也在軒曰有山可薪有隰可田果然遂西至文殊洞懸石礌甚不可入而五山雙山邀予坐其中摩文殊之肩曰爾安知吾輩至此耶又令從者移去洞口香几遠眺江山畢見出洞予足已跛矣雙山五山又邀往挽卒閣捨身岩予不能去雙山曰為其名不可耶曰其實不能爾二君躍然往遂登其巔去矣而在軒雍里

郭山亦自他岫去予遂引一僧以還其鷄籐山虎之細樫葉栗花之微皆自是識也至碧雲堂上前屏遂書一律既而諸君方還雍里乃洗酌碧雲堂上而五山在軒各言所見之勝在軒曰兜率之上是何物五山曰予手浣佛脚之水身臨聦明之池予嘆曰二君所見雖有不同然大畧皆已到山頂上矣視予全未往者可柰何是時佛前麥燈一掛五山曰適北來途中見收麥甚喜窮民足充口矣郭山曰見男女勤苦塲作又用碾磙甚可愛此江西所無曰此則江北盡

然耳遂見此不覺興緫思也在軒曰可移去卓燭獨
觀麥燈好。去燭而麥燈頗暗。五山曰當再添一撚。在
軒曰恐傷籠反不可。諸君皆曰可謂能防患矣。予曰
每添一撚。則增一明。雖三五撚可。雖百十撚可。若手
巧目不妨籠。但籠周柱條則當減耳。程子所謂減一
條火一條暗也。諸君大笑以爲然。是時五山與極高
遂同雙山分榻於辟支洞西。而在軒亦宿嶌山拱秀
方丈。晨興雍里郭山因言及爲學之事。予曰竊謂自
古道統之傳。無過好問好察。捨己從人乎。盖此非克

已者不能也遂同二君往問三君宿處先過在軒而五山雙山適亦下岩來憑軒南眺見群山羅列如揖如踞皆在目前而青雲紫霧或流山腰或冒峯頂在軒雙山又恨此障予曰此本山谿所能且其粧點變化精神具在正可細覽若赤日特照則焦土頑石竝見又何觀邪五山亦曰然既茶而出欲往視五山雙山宿處二君曰既歛衾枕其處亦非吾所有矣乃自下瞻望良久而南橋自城中五更起至矣蓋日昨爲太夫人忌辰也雍里復邀至碧雲方丈共飯五山又

欲予同觀佛脚泉昭明池然予足不能行矣止遂西觀龍池白石爲坎深方數尺水清見底冬夏不竭其旁皆石崖壁立高數十丈穹窿幽險五山曰此正龍起處是行也微陰有涼颸雨夜中作遂霽

遊獻花岩記

南橋催赴獻花岩予與五山獨先出禪林翠微以往遇陡絶則又下輿小步五山乃出夜中所爲詩三篇以觀有慈民之心焉有復古之志焉雖上輿猶諷誦之不已比過長庚池則又下輿並觀池水乃遂至獻

流麗之文飄飄羽化時時若欲飛動人

花岩洞。洞當岩下三尺。石轃為深室。內有懶融僧像。洞東石穴為門。出門則獻花岩亭也。而白岩諸公皆有題。白岩題則自篆者也。坐定。僧德遵送茶。而雙山南橋在軒蘿里郭山皆來拄望牛首。婉如圖畫。懸掛目前。已而入寺登殿。僧衆皆擊鐘磬。誦彌陀。魚貫而迎。遂上觀音閣。看牛首益真切。南橋乃令設一几環坐。取酒解勞。旁有紙帳石床。一僧宿處。於是者十餘年矣。或嘆其難。予曰此正可憐。使果有所得。猶不枉一生。不然。秖同一禽鳥耳。昨見牛首禪堂諸僧亦類

關色相如玻璃九轉燈不盈不注非拙非巧為吳道子畫出

是何異土穴中獾鼠耶可惜誤用力於是而終無知也郭山以為然已而德達又引上翠微亭予與在軒各坐一磯互山雙山及南橋郭山遂上山巔攀松倚峯而立自予坐處望之又如在平地望山上人也及南橋又取壺榼至諸君亦少降周環各坐一磯傳觀五山三詩而後下德達遂獻茶於小星槎流觀蕭汀諸公畱題有一僧在東室閉關已半年矣言貌如焯灼態予曰此僧希能為學何所不可出赴南橋之席於官廳南橋談及

武宗南待之事予遂言涂水寇公應變救人之政諸君皆以為賢南橋又言陸司成之事予又述何栢齋徃日講書并與虎谷王先生論馬陵格致之說諸君皆欣羡以為未嘗聞也是時日已近未諸君先返以赴來日坐部予以倦病不獲同歸送諸君將下山還卧官廳榻上未成寐而在軒又送酒饌來予不能禮使者於榻上作謝帖去旦日向晨始能興然猶惽眩無精釆有僧元太虛者年七十五矣謂予曰近有一僧道山者北京白塔寺僧善說佛經兼通三教可召來

此僧亦凡九乎究圓通天

為公解悶於是德逵即往呼之然予方欲便使僕持杖防虎逵山後去比還而道山已在門候因問山所說經是鳩摩羅什時譯耶山遂自周昭王漢明帝佛之出沒沿革以及姚萇興父子崇尚之詳歷歷道之不遺予曰僧亦用此多識乎山驚笑予曰不防有識而後可去識爾山曰佛有五蘊六根六塵八患五十一箇心法八十八使九十一思惑識亦不可無曰苟有識雖千萬心億兆根塵思惑皆有也若是則何以能入定山曰但不視外物返觀內照久靜則得之予

自此恐未然夫人已睡着而心或在千里之外五欲之中者有矣安能內照山曰雖夢中亦要提得住此心可曰此功當在未夢之前可爾既夢安能提既提安能夢山又笑又問牛首見文殊辟支二像何時僧也山曰文殊修行於五臺只今亦常放光山住五臺時近五臺數百里內時有五彩雲物張布或自露其身曰爾當時何不手執其衣而問之光何以止在五臺又何以止露身於五臺山花岩處何不露身山曰亦有對面認不得者曰你試放一光吾觀之山亦大

笑不對謂元太虛曰公知冢中話又能破識矣辟支者何曰辟支有二義一曰圓覺一曰獨覺夫佛者覺也是又一乘法也予曰佛固是覺不知覺欲何為曰欲明此性爾明此性欲何為曰人當臨終之時皇皇張張手忙脚亂此時若能捉得住此性便不隨氣飄散有所安泊矣曰安泊在何處曰佛有五乘有天乘有人乘有聲聞乘有圓覺乘有菩薩乘見性者皆不失矣雖投胎奪舍皆可矣曰臨終之時不用捉挐所之以還太虛如何曰可惜此性爾曰然則佛

教真私爾夫人人皆有此性與太虛同體若明得盡時則人人各得其性生死隨氣與太虛流轉不消把持不用着力方是正理方是手段若如佛言既去人倫又奪人舍遂比父母懽如夫妻淫詖已甚又安有性邪其狹小亦甚矣山曰佛界甚大此中國止為東震旦世界盍有三千大千世界有億萬對日月有億兆箇天地故龜茲之西渟泥之東無窮極也故曰芥子以納須彌爾曰爾山却末悟邪此正其狹小處爾且山除東震旦界再曾到幾箇世界邪山笑謂元太

虗曰、公是家中語、曰予未讀佛書、此但以我所見難汝爾、然山亦聰明不知初從何師、曰山少受學於泰楚山、故有今覺曰楚山吾亦會會、善臨王羲之字、嘗出以示予、又對予談及建文永樂間事、此人恐非佛學山、謂元太虗曰公又破吾師矣、曰覺亦不難、雖六祖菩提樹之悟亦不難、但持行則非易爾、山曰山至此已數年、亦數為各寺所請、講法華華嚴楞嚴金剛諸經久矣、然言下輙悞者亦必、安得謂覺易乎、曰爾所說者、經爾、爵不與之說心、彼心明自有戒行、不愧

於佛雖非中道亦是修善昔寶志公說法天為雨花雖是譬喻然亦可見當時僧衆亦尊篤法戒矣山曰說心正是不落筌蹄然山亦嘗就眼說眼就耳說耳矣曰爾當就心說眼就心說耳可爾道華嚴有四法界然以予觀之只有一耳山曰一在何處曰總該一便不是一又曰山亦好箇資質可讀儒書儒道本大山曰淵魚各有性雖釣不上船予曰爾蓋陷溺之深者未可以言辯也遂下岩田復過憩白雲方丈又自謂其舊日功德以索矣予曰有是功德而為鄭監守

墳惜哉作一詩與之而歸歸後翼日祁暑又翼日大雨不能晴乃知遨遊山林亦有天數焉初予恐及他人為予慮者皆過矣

遊盧龍山記

嘉靖壬辰九月六日葉子大暨黄日思楊叔用周宗道倪維熙過鷟峰東所曰予僻居未遠出今登高節且至盍為盧龍遊乎期九日往時小疾辭曰當十一二日乎曰雖十四五不可乘月行扎約巳七日天大雨八日雨九日又大雨十日至十二日雨十三日霽

諸友曰涇野子智乎乃申前約遂於十四日至山開宴於東道院老子堂中維㵑曰傳謂夫子稱老子猶龍又謂問禮於老聃果然否曰猶龍之說恐其徒之濫言問禮之事今固存於曾子問篇矣由其徒之說必欲尊彼而抑此其辭誇由吾儒之言也必欲虛己而問人其辭平孔老公私之別於其徒亦可見乎已而子大言莊列書亦多識見有筆力曰斯其人資質亦高邁學孔氏之道不能乃馳騁己意慕擬人名虛設事蹤漫爲支誕之辭思與孔氏並傳蓋其原出老

氏於是世之資質敏達跌蕩者多流溺其中而不覺當其弊足以惑世誣民猶龍之說其殆斯輩之爲乎昔程正叔不讀莊列書蓋有以也酒行數巡殺俎錯陳有水陸之珍焉予詰之曰往與講顏子簞瓢之樂此說得無不相信耶子大曰名顏子之宴夫子亦必備物以致敬曰如顏子必備物而後爲敬夫子焉取於屢空而少西氏者宜非夫子所説矣酒半躡石磴以上山諸友先徙俟予予二僕攙扶而升路峻險甚至翠微巳三憩叔用待予予嘆曰登山之難如此乎

叔用曰為學如登山果然曰叔用於登山亦見學乎不可畏其難而遽已遂竭才以上至其巔巔磨盤平即閱江樓舊址縱目西望方山青龍東峙牛首花岩南拱其西定山迤邐綿亙黃岩衆江而東直抵瓜步皆可見也內則鍾山崒嵂建極而起萬松森蔚

祖陵攸棲而長江羣峰四面旋繞真天造地設乎下見艨衝巨艘往來絡繹指北而趨足可觀一統之盛而吾輩學為輔君以保治者誠不可忽也初

皇祖欲建閱江樓於此惜其費財垂建而止乃嘆臣

下無一人來諫、夫此樓若建、費亦不多、乃皇祖猶有此言、若見後世無益之作、不知當何如也、然則臣子或遇執藝之職者、可但已乎、於是諸友以爲然、已而子大曰、此山如許之高、既登而天猶如此高也、曰、子大何相信之速乎、豈非因予說頹于事、便欲仰之彌高耶、時旁有藤蘿附松而生、綢繆松身、蒙蔽其頂、且著花焉、日思乍不識也、怪而問焉、叔用曰、此樹本松也、被他物纏繞、遂并己身亦不能辯、曰昔橫渠謂人被流俗習染、如直木爲藤蘿牽扯。解支蔓

[illegible]時 佳景 [illegible]趣

自可尋向上去者其殆叔用之言乎時有數鳶且飛且鳴旋繞空中適當坐上徘徊久不去宗道曰今日可謂見鳶飛魚躍察於上下矣予大曰鳶亦有識矣古人謂六馬仰秣豈虛語哉叔用曰將此鳶亦知道乎曰鳶非知道者也知鳶飛者道也予遂有即月雙鳶度乾坤一水流之句須臾晚煙四起皓月東升遂偕諸友乘月而歸作遊廬龍山記

思政軒記

軒在府廨中堂之前西偏太守王玉谿先生之所靜

一物飛動江于而表後丹項我然丹田之頃也而人以為鳥戲者以為鶴唯文清故如之

也軒儲經籍律令數十本大守退堂而居軒中于是考古于是準今思政之所未行者而行焉思政之所已行者而質焉故軒名思政亦玉谿子用其泉湛先生之言而扁也孔子曰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玉谿子為秀才時已沉涵六籍政之體具矣為御史時已條暢群律政之用行矣乃又構此軒而思邪夫禮之無盡如林葉之難數也法之無窮如繭絲之難計也非禮之難數也理以時而變其不可泥也非法之難計也法[illegible]情而變其不[illegible]

定也故經者律之本也律者經之推也經以月律無歷道律以行經指良法是故君子思焉傳曰思曰睿睿作聖夫王谿子之所思乎政者其志遠矣不然軒前之花卉春榮而松栢冬翠者亦其云何

九江同知黄性之去思記

雲南大理黄子性之爲九江同知未洽三年進陞南京左軍經府越明年九江耆老數人謁予大常南所爲性之跳請去思碑予諾之而未以應也未幾予攺任太學矣去年冬予轉官南禮部九江人又數輩謁

庶能更事之要庶爲之本此四知一錢可鑒也黄君清白果爾倘其才

予於寅清堂跪申前請予曰往已諾汝固不可食言且性之之貳九江又無太守之專汝等何思之切而求之數乎對曰吾黃父母官亦嘗署九江篆矣不食九江一杯水不用九江一片紙予曰居九江地不用其水饔飧奚具爲九江官不用其紙文移焉行對曰府衙有井額辦有紙不擾諸民問是以言不用也予嘆曰果若汝言則性之真九江之父母矣夫世之爲守令者豈無長才大畧然在位民或畏如虎狼惟恐其一夕之不去也遷任民或恨如仇讐惟恐他日之復

能並茂
勤循良
徽也記
未及之

來也夫何故凡以剥民之財而餒其肌膚耳乃然後
知古之留犢懸魚者雖非中道爲貪夫疵其矯激其
畏天命悲人窮之心殆亦聖人之徒也故予每見鰥
寡孤獨之苦而恒切守令之憂然則黄性之知觧州
事矣後予兩過觧州觧州士民言性之與九江人畧
等則性之之治九江可知矣則九江人所言當不誣
也性之名敏才起家雲南舉人

定遠知縣劉侯去思碑記

定遠民有九十四歲者張源撰其去任知縣劉君德

先生擬爲文劉君果有循良之風哉彼張杜之銀鍊桑孔之漁獵曾不若一令也

蠅政蹟一編九十有三略率縣中父老數百人達於主簿熊慶演求立去思碑熊曰慶演有少年時友曰涇野子者樂道人善盍往問之於是生負沈愚者良孔銘爭走來予以多病辭數月又來曰劉令去任久也。未嘗以是邀民。能薄他縣官也。不能以是速民。出於草莽之志。求報鸞鳳之政。如之何其拒我士民也。且夫治是縣者宋有包孝肅元有安承惠自是以來叙寥寥不繼碑如不作不掩人之美乎按流民曰承荒役之後民半逃移乃給票[illegible]令親[illegible]

恤或賑糧助牛未及三年流民孫演諸人復業計口殆至五千極瘠略曰目擊時難鷄犬不存每為流涕乃罷除濫征冗費及諸里甲科害經歲隸不下鄉而又春秋行省勸貸移牖其後牛羊蔽野鳳臨諸縣多來就食息盜略曰本縣界於江流之間鹽徒盜賊時行流劫乃立保長甲長分領村鎮互為應救邏為號差功行賞如有被盜之家責償保甲行及朞年夜無吠犬屯田略曰飛熊英武及留守七衛屯田坐落本縣然軍民雜處衛署隔別訟輒經年乃待之如一

無所低昂分斷田產惟秉至公悍卒豪民罔不慴服
化縣畧曰禁斷土豪喇唬不得侵奪細民包攬差稅
陷誤良善或誨諭以榜或覺察以方或懲戒以蹟未
久潛乎革面變為平民止訟畧曰凡諸詞訟止仰告
人拘提到即剖决輕重咸允犴無繫囚塘埧畧曰當
農隙時設塘埧長鼓率使水人衆脩理塘埧至三百
有五座其雖耕窪處又作私塘數面灌溉咸足因致
富庶蝗畧曰嘉靖七年蝗飛蔽天乃禱祀遣捕備極
誠懇蝗入他境焉畧曰差徭夫馬[illegible]貸京債痛革其

獘民用不擾里書曰革除大小直日年首里費一二千金里用一人支候餘務農業抄户書曰禁除里老群醫不得二季下鄉抄户并斷時奉舊習飛錢走稅為村落苦門書曰日輪陰陽生一司典門簿雖豪宦公謁亦必注籍私囑請託不容吏書曰設立考牌給付各吏升堂抱比若有稽遲計件痛懲事無廢閣涇野子曰後世郡邑民庶未獲安養者惟爲長吏者徂於畏豪右通奸譏重賄賂行請謁肥身家殘窮獨豐貧賤故爾今觀劉德輝得定遠民心者惟改是爾嗚

呼諸君豈惟定遠一邑可行哉雖四方令用之亦可也豈惟定遠一時可思哉雖百年思之亦可也德輝名熇直隸完縣人起家嘉靖辛巳進士令陞户部主事慶演山東慱興人本鳳陽縣主簿以賢能調署定遠篆相成其事者爲新令吾省渭南賀君應璧甫

重脩昭慧院記

昭慧院之建未詳時代在南陵城東三里俗以其在涇陽渭陽咸陽之壮也又曰三陽寺經歲既久垣圮瓦脫鼠穴佛股雀巢伽藍之耳正德庚辛間住僧滿

愍率寺旁居民銀柰銀孟常陳景陽諸人各捐貲物召匠重脩佛殿僧房次第改新周垣百堵堅高倍昔工訖礱石矣乃介銀生世華以問記呂子曰往年柟嘗遊終南至草堂覩鳩摩羅什之塔覽法華經之要矣然塔院蕭條羅什骨存而不知其要也雖彌昆吾御宿之谿然今已為王人者有矣況爾愍葦此役者哉愍曰登覺岸者不以興替渝念遊菩提者所知奉佛而已今茲衆生沉欲海而不悔焚忿坑而不濯投利穽而不怨墜名淵而不悟死酣壕而不醒驚迷途

而不返。落榮綢而不飛。并此七難。不登諸天可乎。涅野子曰。惟茲七難。正生佛徒。夫佛西方之賢哲也。幻妄人生。贅疣有為。陰濁世界。見病山河大地。此其學雖非陰陽之正。仁義之中。然滅心以忘世。絕塵以逃生。指相以如來。則豈今日為之徒者可捫其墻哉。惟夫楔遠公之錫。而三顧不闚。着達磨之衣。而一歸莫能。誦白馬之經。而百許叢生。盡祇園而夜花市。身比丘而心跖術。佛如有靈。亦忍慈悲之心。而加丘山之誅也。況吾孔氏之徒者哉。於是滿愍等謝曰。微呂子之

吉乎記也

為此文者留中

言、吾輩止、知築垣究殿為事、佛矣、首命敢不刻其言

於是歸而勒諸他山之石

登眞觀記

涇野子曰幾也者。君子之所慎重也。故審幾者覺幾者聖。知幾者神。虛乎老子之於幾也何其肆焉而不審乎、老子之道可以自守。不可以及人。守可以自庸。不可以及人庸。自守則鄙、人守則孤自庸則行、人庸則塞、故老子之於幾未同焉耳故、幾正而動之邪者有矣、幾未正而動之不邪者未之有也、或曰老子

有一老子乎不然何其真透畫表也

孔子與老子有異同而無優劣故孔子亦曰老子其龍乎但孔

之於彝倫絕乎曰未絕故論子孫祭祀不輟言父子夫婦也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取天下言君臣也先後高下之論主客之辯言兄弟賓主也故違吾儒雖異其不同者寡也今其徒之於老子也守五病而又滋之以五異焉夫絕仁之義去父子矣絕聖之義去君臣矣絕義之義去兄弟矣絕禮之義去夫婦矣棄智之義去賓主賢否是謂五病戊己黃芽之徒完真之異也禳災祈祥之徒應附之異也五金八石之徒丹客之異也叱風呵雨之徒術士之異也周章化

子之道如布帛菽粟人可衣可食老子如涂露彩霞人不可衣不可食而其玄遠求料則一也今之優老者尤謬

緣之徒。遊方之異也。故五病與其徒無窮人。五異與其教無良法。其幾使之然也。易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君子不可不慎其幾也。故孔子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履之而實。測之而愈其微窮矣。老子之言。惚如響。恍如影。捕之而無獲。取之而無用。其行窮矣。曰老子之教。可以治天下乎。曰可。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於治天下也何有。老子之教可以治身乎。曰可。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於治身也何有。然則何

以病於其幾也曰孔子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登真觀楊崇曉修老子宮成記於是以觀趾功次記碑陰以講老子之道記碑前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